

學術共同體中的期刊與評價

錢 蓉

近十年來，中國人文社科各領域對學術評價重視程度越來越高，凸顯了學術評價在推動人文社科繁榮發展中的作用，而學術發展也對學術評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對於學術評價的縱深發展，既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也帶來了巨大的挑戰。期刊評價更成為期刊界熱議的話題，成為辦刊人一個離不開也揮不去的痛。學術期刊與學術評價究竟應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如何客觀地看待期刊評價，二者關係和利弊不能簡單而論，應該放在學術共同體或學術生態圈的大環境裡去，站在更高的層次和更大的視野下，來整體性地思考學術期刊的定位、價值和功能。

在最廣泛的意義上，學術共同體是科研單位、管理機構、出版單位中的各類學者、專家、包括學生在內的整個學術界，是學術活動的主體和承擔者，既是學術制度和規範的制訂者，同時也是執行者，擔負著創造、傳播、評價學術成果的功能。它包括了高等學校、研究院所、科研管理部門、專業評價機構、期刊社、出版社等組織，包括了科研人員、學術編輯、審稿專家、學科專家、評價專家、教師學生等個體，包括了學術道德、研究規範、評審制度、管理規則等貫穿學術研究全過程的學術規範。其中，作為出版單位的學術期刊是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學術評價是營造學術環境的有效機制和制度規範。

美國康奈爾大學前校長羅德斯認為：“學術共同體的含義不是一致的，甚至也不是融洽的，而是相互作用的，是共有空間中相互作用的集合。”在學術共同體中，組織、個人、規範三者相互緊密相連，期刊和評價在學術共同體中也不能各自獨立存在，而是相互作用的。共同體中的任何一個個體，研究機構、期刊、作者、讀者等等，都具有學術評價的權利，既是評價的主體，也是評價的客體。每一個個體在不同學科、不同層面、不同角度上共同營造自由研究、平等交流、科學評價的學術環境。對於期刊本身，期刊評價與評價期刊都是整個學術共同體營造平衡和諧環境不可或缺的一環。

學術期刊以其連續、定期、快速等傳播特點，在學術成果的認定、發表、傳播、交流、評價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整個學術共同體中考量，學術期刊具有傳播、引導、評價三個方面的功能。第一，傳播是學術期刊外化的功能。學術期刊是順應科學技術的發展與人們交流學術研究成果的需要而產生的，作者研究創造出的每一項研究成果，必須要通過一定的媒介傳播出去才能進行交流，“才能實現知識產品的社會化和公共化，才能實現學術研究成果的社會價值”。^①學術論文是科研成果的最小單元，而學術期刊正是發表這一成果的首要媒介，實現了在學術共同體內傳播學術思想、交流學術研究成果的功能。第二，英國哲學家布朗依認為學術共同體是“一個具有共同信念、共同價值、共同規範的社會群體”，而學術期刊要在其中擔當引導功能。通過選題策劃、組稿約稿等編輯活動，指明學術研究的熱點、重點、前沿、趨勢，引導讀者、作者、同行等建立共同的價值取向，體現了引領學術的導向功能。不僅是研究者個人學術研究的知識參照，也是整個中國人文社科發展或走向的引航標。第三，學術評價功能。這是學術期刊內化價值

和本質屬性，是學術期刊在傳播學術成果之前，評價學術、鑒定學術的價值體現。就作者、編輯的關係而言，作者是創作主體，編輯是評價主體，評價主體根據自己的目標對學術內容進行評估和選擇。每一篇論文都需經過學術期刊編輯、專家嚴格評審和編輯程序，決定其刊發或不刊發，而評審、選擇、編輯學術研究成果所有環節實質上就是對學術論文評價的全過程。

因此，學術期刊自誕生伊始就是學術評價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同種類的期刊又承擔了不同層面的評價功能。從文獻角度分析，作為一次文獻的原發期刊、作為二次文獻的文摘期刊和作為三次文獻的評論期刊共同構成了對學術成果的分層評價。原發期刊的一次評價是對學術成果的首次評價，是在學術成果進入公眾學術平臺與讀者見面交流的原始評價。原發期刊對來稿進行初步的學術判斷，具體考量某一篇論文對於知識體系的貢獻，是學術論文的第一伯樂。一次評價在於鑒別發現優秀學術成果，審核是否符合學術規範，衡量是否達到發表水平，並使之轉化為具有價值的學術產品。一次評價需要有強烈的把關意識，其重要性在於使高質量的學術成果進入傳播渠道和平臺，把低水平的學術垃圾攔在學術門檻之外，對學術負責、對讀者負責、對社會負責。二次評價即文摘類學術期刊對原發期刊的學術論文進行轉載、摘編，這是對“學術期刊初級學術評價的延伸、認定和強化。”^②目前中國學術論文成倍增加，僅人文社科論文每年就有約70～80萬篇，如此大量的學術成果水平參差不齊，既有創新性、前沿性的優秀學術成果，也有學術價值不高或低水平重複的泡沫論文，量化的泛濫恰恰呼喚著質量的篩選和提升，沒有提煉，讀者面對海量的信息也只有望洋興嘆，有效閱讀與應用變得更加艱難。由此通過對學術成果的再評價，將論文精品或精華按照一定的學科類別、學術標準進行擇優摘錄，就成為了披沙瀝金、為學者再研究再創造服務的有效方式。其後，綜述、評論等三次文獻構成了對某一項或某一類學術成果的三次評價。這是對學術論文的深度評價、精確解讀，是對學術內容的整體性、系統性的評價，對一段時段內的研究成果進行提煉、總結和反思，系統全面地反映一個問題的研究動態和發展水平，為學者梳理相關領域的學術發展脈絡，有助於學者對某一方面學術領域的已有材料的積累、研究視野的擴大。目前學術界只強調了二次文獻的評價功能，對其他兩類文獻尤其是一次文獻的評價功能沒有給與充分的認識，而是更多地把它們置於被評價的一方。

學術期刊與學術評價是辯證統一的，學術期刊首先是作為評價主體而存在，對刊載在其上的學術成果進行學術價值的評價，通過科學、公正的學術評價，向社會傳播具有創新性的高水平研究成果。作為客體，又是被評價的對象，同行專家和學科學者對期刊進行內在質量和外在形式的整體考量，由此將期刊分類分級，優勝劣汰，促進期刊自身良性健康的發展。

學術期刊是連接學者與評價的紐帶，不論是被評價還是評價，都是學術共同體中學術評價的重要環節。學術期刊要從源頭著手，建立合理規範的學術論文評價機制，建立一套有助於繁榮學術發展、自由和創新的評價體系，使高質量的成果得到公正合理的評價與激勵。構建一個合理、科學、公正的評價體系，應從導向、制度、標準、技術四個方面著手。第一，學術為本。作為學術公器的學術期刊，不能只以核心期刊為價值取向，把工作重心放在如何提高轉載率和影響因子上面，對學術垃圾的生產推波助瀾。而要堅守學術研究的基本底線，堅守學術良知，恪守學術規範、承擔學術道義，不唯權、不唯利、不唯名。倡導學術自由和創新，以學術自身發展規律去活躍學術、推動學術、發展學術。第二，同行評議。這是制度層面的建設，“學術共同體主要圍繞同行評議這一核心制度形成了系統性的學術制度，”被學人譽為學術共同體之中的“黃金準則”。^③目前學術界廣為使用的文獻計量方法存在不少局限性，從論文質量來看，被引用不能等

同於被認可，而有些優秀論文發表在非核心期刊統計源的期刊上，又會因數據缺失而得不到科學的評價。尤其是人文社科學術成果具有研究範式多樣、影響難以辨識和測量等特徵，使用文獻計量的評價方法會消弱評價的科學性。同時不同學科的學術研究具有很強的專業性，只有具備專業知識背景的人員並且具有較高學術造詣的同行專家才能承擔。同行評議也稱專家評審，是學術界數百年來一直使用的定性評價方法，伴隨著學術期刊的誕生而存在，1665年出版的《皇家學會哲學會刊》就開始實行了同行評議制度。期刊要建立完善的、數量龐大、專業學科齊全的審稿專家隊伍，實現細分專業的小同行評審，保證論文評價的專業性、科學性。第三，標準明確。美國當代著名心理學家、教育家本傑明·布魯姆指出，“評價就是對一定的想法、方法和材料等作出的價值判斷的過程。它是一個運用標準對事物的準確性、實效性、經濟性以及滿意度等方面進行評估的過程”，學術評價是“對較為系統而專門的學問依據評價標準進行定性或定量的價值判斷過程。”在同行評議過程中，專家的主觀性、隨意性較難控制，也有個體研究方向的偏好和偏差，同時人文社會科學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思辨性，有必要在專家評價的過程中預先設定評審指標。又因為人文社科學科之間在研究方法、性質和規律上都有較大差異，與自然科學相比，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具有更強的“自由化和個性化等小科學特徵”，^④評審指標應體現出學科特性，針對差異性進行分類比較評估。第四，平臺搭建。開放、平等、共享、多元是互聯網時代學術研究的本質特點，也是科學評價的要求。數字技術為學術共同體中每一個體廣泛參與學術評價提供了現實基礎和技術保障，符合學術的自由傳播、公開評審、學者參與的要求。大數據時代的來臨，更有可能變革以往評價的習慣方式，突破點對點的評價模式，為學術評價帶來理念、方法、思路等方面的機遇。當前由於同行評委數量少、參評對象範圍有限等原因，降低了評價結果的可信度。大數據時代的新技術，使得收集更廣泛範圍內的研究成果、匯聚國內外的專家評委，在全數據、即時性的條件下形成全樣本的同行評議數據庫成為可能。網絡聚合的大數據可以把各種人為因素的偏差控制在可以忽略的範圍內，從而使評價結果更加趨於準確、科學、公正。

學術評價是學術研究活動的重要內容，“學術評價的本來意義，在於評判學術的進展，鑒別學者的貢獻，規範學術行為，激發學者的創造力，以達到推動學術發展的目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沒有學術評價，就談不上真正的學術。”^⑤評價與被評價都是對學術研究本身的一種有效促進，是營造健康發展的學術共同體的必要手段。一味迎合，唯學術評價以求，是一種學術浮躁；完全否定，根本反對學術評價，又走向另一種浮躁的極端。在學術評價的過程中，期刊人期刊界，應多一些主動建設，少一些被動批評，作為作者、讀者的紐帶，懷有超脫期刊本身大文化的胸懷和視野，站在整體學術發展的高點，而對人類文化科學有高度的責任感和超前的歷史使命感。在構建學術生態系統中主動擔當，立足自身發展，掌握學術話語權。唯有如此，才能既保持期刊本身的生命力，也能在整個學術生態環境的良性循環中起到積極的建構和推動作用。

①俞伯靈：《學術期刊的評價功能與創新發展》，蘭州：《甘肅社會科學》，2015年第1期。

②鄒元江：《學術期刊的學術評價對學術研究的導向性》，湖南岳陽：《雲夢學刊》，2013年第4期。

③張斌：《我國學術共同體運行的現狀、問題與變革路徑》，北京：《中國高教研究》，2012年第11期。

④朱少強：《論科學建制背景下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武漢：《評估與管理》，2008年第12期。

⑤李劍鳴：《自律的學術共同體與合理的評價》，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副總編輯、副主任，編審）